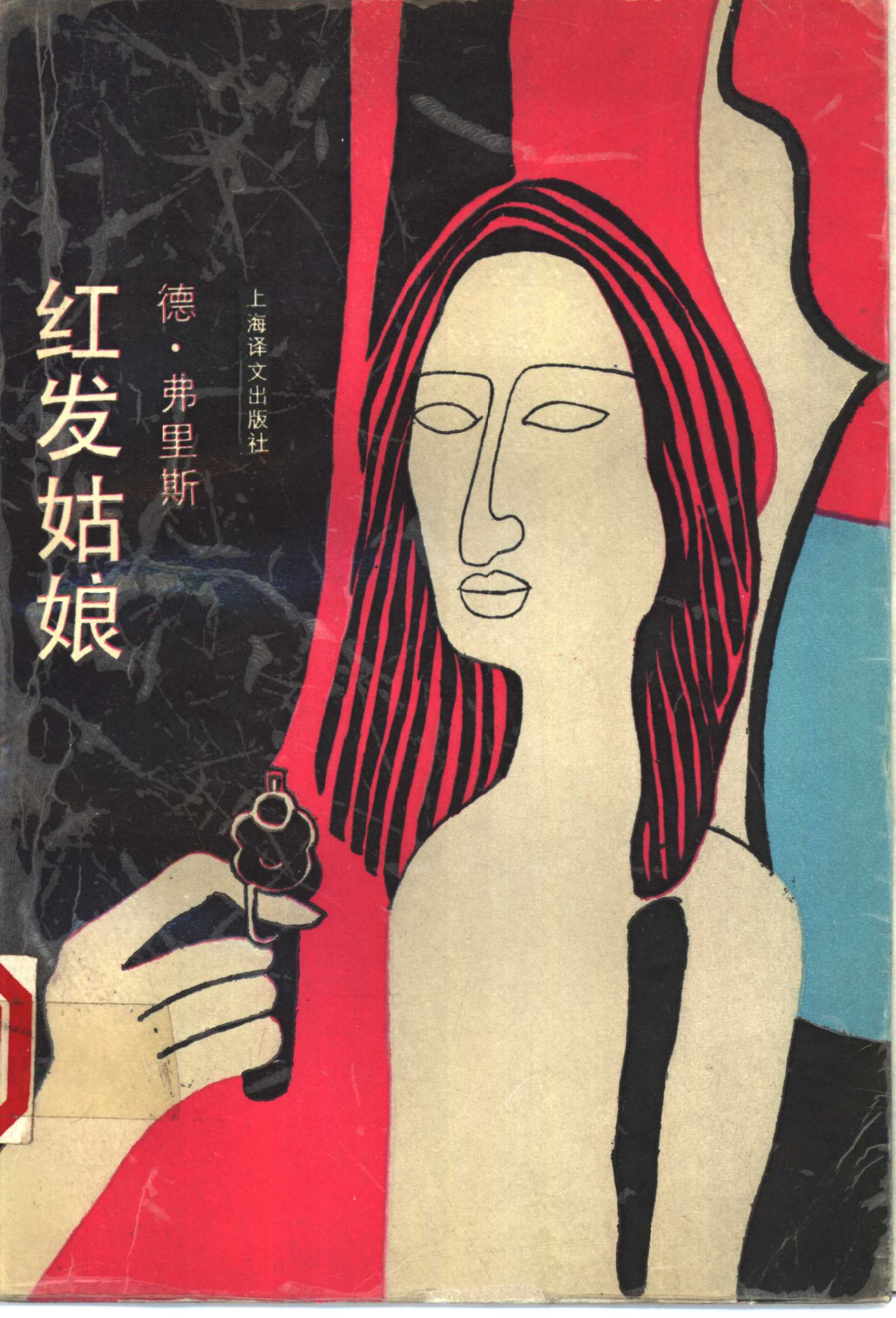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弗里斯

红发姑娘





红发姑娘

德·弗里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Тейн де Фрис
РЫЖЕВОЛОСАЯ ДЕВУШКА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年版译出

红 发 姑 娘
(荷兰) 特恩·德·弗里斯 著
贝 金 于国畔 姚龙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21.375 插页 2 字数 469,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800 册

ISBN7-5327-0527-7/I·241

定价: 10.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荷兰著名作家德·弗里斯创作的一部反映荷兰人民反法西斯城市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汉娜本是大学法律系学生，在德寇占领荷兰之后，她放弃学业，自愿加入故乡哈勒姆市的抵抗组织。在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与来自各个阶层的战友一起，为转入地下的人们搞身份证和食品购买券，掩护受迫害的犹太难民，破坏电厂设施，营救被捕战友，运送武器弹药，铲除叛徒内奸，印发地下刊物，鼓动民众抗敌……在希特勒德国灭亡前夕，汉娜在一次运送地下报纸途中，因饥饿和疲劳过度，不幸落入法西斯魔爪。在受尽折磨摧残之后，被法西斯匪徒枪杀，走完短暂和光辉的人生之路。

目 录

第一部 受迫害的人

苦闷.....	3
被抢走的海.....	6
黄色星标.....	10
身份证.....	13
游泳池.....	16
夏天的游猎.....	21
塔妮娅戴着白帽子.....	25
斯大林格勒.....	31
土伦这地方也.....	35
风险.....	37
抉择.....	41
危险.....	46
法制原则.....	49
塔妮娅渴望自由.....	55
往日的创伤.....	59
走向正义的道路.....	63
陷阱.....	71
带枪的人.....	77
战斗的洗礼.....	82

指挥所.....	90
----------	----

第二部 保卫者

抵抗运动委员会.....	99
徒劳往返.....	105
第一道裂口.....	109
绝望中的勇敢.....	113
新认识的人.....	119
一张便条.....	125
任务.....	128
弹药和代芬特尔小面包.....	132
运往查安的菜豆.....	140
十一月七日.....	148
计划.....	152
袭击.....	157
德黑兰的消息.....	168
背叛.....	169
《新约》.....	178
“仁爱赠礼”.....	185
是克桑提帕还是发电机？.....	190

第三部 制裁的道路

藏在麦秸里的人.....	205
“狗死掉了”.....	213
射击课.....	217
第一枪.....	226

艾梅登的爆炸.....	232
流行性腮腺炎.....	239
袭击没有成功.....	247
艾迪仍旧没有烟抽.....	254
狐狸习性.....	258
猎狐.....	265
第二战场.....	340
谴责.....	349
继续游猎.....	356
我们上报纸了.....	361
踪迹忽断.....	368
永恒中的点.....	384

第四部 坚壁被甲

相片.....	397
老朋友.....	405
黑发的汉娜.....	417
从学校传来的枪声.....	423
营救没有成功.....	441
动荡的夏天.....	447
“国内抵抗部队”.....	459
逃跑者.....	454
疯狂的星期二.....	461
结局.....	478
乌云密布.....	492
初冬.....	498

“出借”.....	505
残酷的现实.....	516
任务.....	519
保罗和混凝土工事.....	522
会见.....	544
张贴简报.....	555
线索断了.....	560
包裹.....	569
比斯霍普小姐.....	577
舍瓦尔夫人.....	586
告别饥饿的客人.....	594
混乱.....	605

第五部 红发姑娘

疲倦.....	611
保罗转过脸去.....	615
我沉默不语.....	625
我打破沉默.....	638
恐惧.....	658
梦.....	669
沙丘.....	675

第 一 部
受 迫 害 的 人



苦 闷

战争爆发以来，我大概还从未像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个晚上那样感到孤单。这一天，塔妮娅和露伊莎同别的大学生们一起参加家庭音乐会去了，我独自留在顶楼我们集体宿舍里。平时我放走女友们，心情总是相当平静的，我自己不大有音乐才能，每当我用口哨吹《马赛曲》的时候，她们老是笑我，因为我总是吹走了调……可是这个晚上，我却被一种奇怪的不安所困扰。

问题不光是感到孤单。似乎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折磨着我；在这种模模糊糊的忧虑后边，仿佛隐藏着某种更大的事情——好像发生了些一时还无从解答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也许，是沦陷把我们的神经破坏了。法西斯狗强盗彻底毒化了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要发生几起事件，每天都要颁布一个新措施。一九四一年二月大罢工以后，法西斯匪徒不再微笑了，他们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当然，在这以前，我们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无耻嘴脸，尽管我们装作法西斯匪徒及其帮凶根本不存在的样子。

我看了看摆在我小桌子上的法典和讲义。该做功课了，我决定立即开始。可是一坐到桌子旁边，就觉得思想无法集中。心在胸口沉浊而不安地跳动着。我的心为什么这样激动，它要我干什么啊？我开始在露伊莎的藤躺椅和塔妮娅的书橱之间的彩色地毯上踱来踱去，顺手掸掉有些地方的灰尘。我心不在焉地浏览着在春天落日的暗淡余晖中微微看得出字迹的一些书脊。后来我站在窗口朝下望，街上冷冷清清。可是不用说，立刻就出现了德国兵。在我们国家里有多少德国兵啊——举目望

去，比比皆是！这一起是三个；他们那钉了铁掌的大皮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慢慢地无情地接近了。三个士兵怀着淡淡的敬意，漫不经心地看着我们这个寂静的、不很出名的新南区的一些住宅，主要当然是注意那些华美的建筑物。他们是从哪里跑到这里来的？也许是来自波美兰的某个偏僻地方……他们一边走一边从盒子里拿出糖果咀嚼着。占领已经近两年了，而他们依然狼吞虎咽，似乎我们市民财富还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征服者！这些灰色的身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离开窗口。我从书橱里取出里尔凯^①的诗集，躺在小长沙发上准备看。在四月天清冷的光线下，书页略显淡绿色。可心的诗篇只是增加了神经的紧张和孤寂的感觉。

世界上有个人在哭泣，

那个人在无端地哭泣，

他为我泪流满面。

世界上有个人将死去，

那个人在无端地死去，

他注视着我的脸……

苦闷，苦闷，它怎么也不肯放开我！

我走出屋子，骑上自行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对自由，对那再也不存在的自由的本能渴望驱使着我。对于人们回忆起来感到幸福无比的昔日生活的怀念驱使着我。被风扬起的干燥尘土撒落在我的眼睛、嘴巴上，仿佛在嘲笑我的念头。最好是什么也

① 里尔凯，莱纳·马利亚(1875—1926)，奥地利颓废派诗人。

别想。可怜的、无能为力的汉娜啊！然而我可完全是另一个汉娜，是一个还没有人了解的汉娜。我能做到的事情，比你们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莫非，我仅仅是在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骑车行进在整洁的林荫道上，突然对那些在明丽的草木丛中排成长列的华丽住宅感到厌恶。我拐了个弯，向塔妮娅所说的“悲惨的”无产者郊区骑去。我越过几条肮脏的铁路；沿着荒废的运河，在一堆堆废铁和一座座扔下未完工的锈烂小船的废弃小船厂旁边骑行。我绕过充满污水和翻着泡沫的臭水沟，从一些洗衣坊旁边驶过。再向前行，两旁出现一些营房式的房屋，这是不久前刚刚为贫民建造的，可是外墙已经剥落，一副凄凉的样子。这里没有鲜花，也没有草木。

远处草地上隐约可见一些荒芜的果园，草地那边露出一轮血红的太阳。打网球的人个个穿一身雪白，在互相快速击球。就在那旁边，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用枯枝燃起篝火，或者成群结伙，在堤岸上快活地走来走去，寻找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价值的宝贝。有些疲劳的妇女在临街敞开的屋门边眺望，她们脸上显然刻着战时困苦的痕迹……一艘小艇沿着宽阔的运河疾驶而过。一群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结队沿岸行进，他们吹着口哨，给划船的人喊加油，欢笑着……

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到处都是对比！忧郁感又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掉转车头往回走。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似乎我真正的生活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我回屋照例准备好茶水等待着女友们。姑娘们嘻嘻哈哈喧闹着回来了。她们那股快活劲儿使我感到不痛快。她们认为我的气色非常好，甚至面颊都有点绯红。我沉默了一会。她们又带回来一则关于希特勒的笑话和一些关于官员与大学生义务劳

动制度的荒谬传闻。我不想说话。我躺在沙发上，打算睡一会。我很想打个盹，把一切忘掉。塔妮娅和露伊莎又谈笑了好久，哼着她们从音乐会上听来的曲调。

被抢走的海

北海突然不属于我们了。所有报纸都以占领者所特有的侮辱性的冷酷口气宣布：沿岸地带今后一律禁止通行。自从战争和占领开始以来，我大概总共只到海边去过一两次，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这样爱它。海向来存在，沙滩也从来就有。可现在那里却“禁止”通行，“verboden”^①——这是他们最爱用的字眼。

我想起了我在哈勒姆^②的父母。我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害怕那敏感的局面和倾心的交谈。有一次，我甚至称父母为伤感者——还是当着外人说的咧！这当然不对。他们惦记我，就像我惦记他们一样。但是我们之间有许多事没有说穿，因此我认为，正是他们脸上露出来的那种无言的执拗的疑问，常常在阻止我回哈勒姆去。双亲好像要竭力盘查出究竟是什么在如此烦扰着我。是不准去海滨的禁令吗？是被抢走的海吗？是那些快要空无一人的高等学校吗？然而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家一趟，于是我乘上了浅蓝色的电车。

我到家了，坐在房间里，室内的一切我都那么熟悉：阳光，阳光透过窗帘照出来的花边图案，沙发上的靠垫以及那把皮面上缺了一枚铜钉的老式椅子；猫悄悄走近放着收音机的壁炉跟前，它不碰不碰，一下扑住了一只越冬的苍蝇。屋子里的一切，仿佛

① 德语：“禁止。”

② 荷兰北部的城市，在海牙—阿姆斯特丹铁路线上。

都留着它的主人当年悉心照料的痕迹；然而如今却再也没有这种亲切感了。父亲的双眼透过金边眼镜注视着我。他的头发白了，人也变得更沉默。我觉得，自从在税务局离职以后，他现在正不知道自己该何所适从。母亲穿着她那件淡灰色的合身外衣，一双灰色眼睛平静地看着我。她去厨房烧了开水回来，几乎是毫无声响地给大家倒上茶；她的这种镇静使我异常惊讶。我和他们并排坐着，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我带着痛苦和懊悔的心情在想：“除了我以外，他们生活中已一无所有了。我应当求学。应当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有理智的人，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法对他们这样说。我只好站起身，穿过整间屋子奔到楼上，跨进我童年时住的房间。房间里的布置依然同我离家去阿姆斯特丹上大学以前一样：儿童读物，窗台上的花，墙上的扇子以及在散步和游览时拍摄的一些照片。我坐在床边，床单被我压皱了。我抚平那些难看的皱褶，心里想：“自从我哥哥死去以后，我长大了多少啊！”那时候，我大概才六七岁。哥哥生了病，躺在房间里，房门临着楼梯的平台，正对着我的卧室。每当我从门外悄悄看他时，他就微笑着对我眨眨眼睛：“唉，你的陀螺没坏吧？”医生诊断错了。哥哥喉咙里长了个不寻常的脓疮。本该把他送进医院，那里有医生经常照看。可双亲就那么眼睁睁看着我的哥哥死去。我穿着睡衣，浑身直打寒战，坐在楼梯上等着，很想知道关着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父亲和母亲这么久还不出来。他们终于出来把情况告诉我，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的情形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硬块堵住我的喉咙，绝望的铁钳紧紧钳住我的心，好像永远也不会松开。我站在楼梯平台边上。我下了决心：“我马上就往下跳。哥哥死了，世上什么也不存在了。”我还没有跳，父亲就一把

搂住我，把我抱走，他好像猜到了我要干什么。这样汉娜活下来了，也正因为如此，双亲活着只是为了汉娜一个人……

父亲送我上电车。我看见他把双手抄在背后，往回走去。我觉得他的背更驼，脚步也挪动得太慢。我心如刀绞。坐在电车里，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哈勒姆，望着正午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草地。乘客们在议论不准游览海滨的禁令。我邻座中有个乘客援引沙赫特^①的话说：“这可能还要延续四小时，或是四天，或是四个星期，可是不会超过四个月……”大家都笑起来，我可笑不出来。也许人家会把我看作德国人的拥护者，法西斯分子。不过对我反正一样。车到一个站头，上来一些青年女工，把车厢挤得满满的。我觉得她们又粗鲁，又可笑。她们毫无礼貌地把人从车厢门前的小平台上往车厢里挤，他们互相耍笑，还和售票员开玩笑。有个姑娘甚至把售票员的制帽硬绑在自己头上。快乐的姑娘们转移了我的思绪。在通往哈勒姆的路上，一批全副武装的德国兵列队行进。他们光着头，汗流满面，一身尘土，弄得灰扑扑的。青年女工们低低地朝车厢栏杆外面探出身子，高声唱起来：

我怕溺水，下海去我可不愿！

是德国人，干嘛去英国海岸！

可英国人来这里，你说咋办？

不，德国人反对，那他就完蛋！

① 黑尔玛·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在希特勒上台前后曾两度出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对第三帝国之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起过重大作用，被誉为“金融奇才”。

我神经质地大笑，坐在我旁边的人们用责备的目光诧异地看着我。那位引用沙赫特的话的先生从我这边掉转脸去。德国鬼子的神色如何，我已无法看清。售票员已经到车厢另一头去了。

我回到顶楼的集体宿舍，露伊莎正在隔出来的“厨房”里煮东西。塔妮娅还没有回来。我瞧着露伊莎发色深暗的脑袋和她那圆圆的、丰满的肩膀。她唱着歌。她的歌声真叫我生气：她只承认古典作品。她一看见我便嚷了起来，说是有人对她发誓，不久一切就要结束了。盟国正在准备参战。到六月底，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再有一个德国鬼子了。

我问：

“我的天哪，他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呀？”

“说实话，我也弄不清；好多人都这么说。”

“可是你知道吗，露，”我说，“用咖啡渣占卦和假预言家们的预言，对我们比什么都更有害，天真的乐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比什么都更危险？”

她大笑起来，说：

“唉，瞧你说的……你未免说得太严重了，汉娜。让人们享受享受幻想未来的自由吧。他们需要一根救命的稻草啊。”

“这算什么话！”我说道。“抓一根稻草！不，人们需要的是可靠的支柱！”

我把自己的手提包使劲往沙发上一扔。我真的生气了。露伊莎从隔板上面向我投来吃惊的眼色。但是，就在这时候，她烧的东西突然吱吱响起来，露伊莎急忙转过身去照料小煤气炉了。